《靜思洄瀾》

回首蕭瑟處

◎李彩琴

痛有兩個詞，一個是痛快，另一個是痛苦。面對痛苦時，要「痛」、「快」；也就是視「痛」為「劫」，「痛」去「劫」消，則病痛反能帶來「劫後歸來」之快。

——恭錄自「靜思語」第一百頁——

民國七十七年的秋天，我因腰痛的痼疾轉劇，檢查的結果是腰椎間板突出。隨即住進醫院接受手術。其間的憂心痛苦自是不在話下。

手術後的情況並不如預期中的好，腰疼腿痠麻依舊，全身一點也使不出力氣來。眼看著家人的生活秩序因我而失措，心裡真是又急又恨。

熬不到半年，沒想到又遭耳疾侵襲，醫生告訴我說，我的左耳膜穿孔，即所謂的「骨蝕」——長了要命的膽脂瘤，已是非開刀不可的程度了。

當時我初學佛，深為「無常」所懾，內心無助、惶恐的波瀾大起，幾乎天天在佛前垂淚，長串的念珠不離手，彌陀之聲不離口。

左耳經過手術後，聽力的損失早在預料之中，腰和腿的痛仍一直困擾著我，心情再也開朗不起來了。家人建議找中醫試試針灸治療，於是日子就在來回醫院、家的兩頭中，鬱鬱而過。

為我扎針的黃大夫是位虔誠的佛教徒，非常和藹可親。常看他一面為病患扎針，一面說佛法鼓勵病人的心，然而我總覺得，那是些德智超人者才能悟道的高深法理，融不進我們凡夫俗子現實的生活中。我的病，樂受？苦受？我在受我才知道啊！明明痛楚萬分，如何樂開來呢？

沒多久黃大夫從我的驗血報告中指出，我的肝功能出問題了，可能是我接連兩次手術，又長期服藥，以致肝臟受到傷害，白血球也呈現偏低，要我回原來的醫院做檢查。

那天我回到家已累極了，身心像是被拋入無垠的黑流中，載浮載沈，連拭淚的力氣也沒有了，就那樣癱著無法言語。適逢慈濟委員陳慧美師姊來收功德費，並送我一本上人的「靜思語」。我大略地翻看著，無意中翻到一頁把「痛」字印得大大的一則法語，我聚神細看——

痛有兩個詞，一個是痛快，另一個是痛苦，面對痛苦時要「痛」、「快」；也就是視「痛」為「劫」，「痛」去「劫」消，則病痛反能帶來「劫後歸來」之快。

看著看著，好似和煦的陽光，輕輕柔柔灑向黝暗的心田，霎時陰霾驅走了，心脈復甦了，原來「痛」是「劫」，痛去劫消，我原是懵懂、愚癡，只緣徒惜此一身臭皮囊。

感謝師父！感謝慧美師姊！若問「劫後歸來」之快何如？則是也無風雨也無晴。

《法說身現》

口吐蓮花　清香溢遠

紀陳月雲自然善美的人生

◎本刊編輯部

▲在慈濟薰陶十多年的紀陳月雲師姊，從付出中學習智慧，明白心口合一的重要，而成為柔和善順的好媳婦。攝影■洪斯文

各位長官、各位師兄師姊：阿彌陀佛！

美是心中有善意

所謂「美」，不是外表裝扮得很漂亮，而是有一顆赤子之心，一分善念；也就是保有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的善種子。有句話說「笑裡藏刀」，是說有些人笑不是發自內心的；但慈濟人因為啓發了內心善的種子，希望散布給大家，使大家有真善美的人生，所以，慈濟委員會真、會善、會美，都是自然而然的。而「自然」，也是可以透過學習來達成的。我進入慈濟已經十多年了，因為經過這十幾年的徹底學習，我才能站在講台上說出我的心聲。

我的老師——證嚴上人，一說到他，我就有一分感恩。然而感恩是要化為行動、實際去做，而不是光在口頭上說說就可以的。很多道理，大家聽了都會說：「知道、知道啦！」但最後不免加上一句：可是我做不到！這就好像我們生病的時候到藥房去買藥，雖然知道，吃了這帖藥會把病治好，但是買回去之後不煎又不吃！這樣病當然不會好。我相信大家都有心口合一的觀念，只是做與不做而已。

說錯話像踢到人

我夫家姓紀，剛結婚的時候，公婆和我們同住。公公是日本帝大畢業的，為人很有尊嚴，說話也很有道理；婆婆是日本人，性情柔順，常常笑瞇瞇的，並擁有一流的烹飪技術。她很會炒米粉，做法井然有序，乾淨俐落：先炒熟配料，再放米粉、調味料；而我則為了圖方便，通常是全部材料一起放，結果糊成一團。

由於是日本家庭，很注重飯桌禮節。於是我認真學習，譬如毛巾、筷子之擺飾等等，這些小節我都注意到了，可是，開動時先生卻皺起眉頭說：「不好吃！你真是不會煮！」我忍不住就回嘴：「那你媽媽又是多會煮？看你們孩子還不都吃得矮不隆咚的？」雖然當時我沒有惡意，但這話聽起來很難聽，他們聽了後就都放下碗不吃了，留著我自己收場。

人家說，說錯話就像踢到別人，踢到人就如同擋了自己的路。其實，當時我也是很認真地希望好好做一頓飯給他們吃。但是，由於說錯一句話，使得公婆認為我不是好媳婦，很愛頂嘴。後來，公婆以他們年紀尚輕不需人侍奉為由，就決定搬出去住。

行動表現菩薩心

這十多年來，我進了慈濟，經過師父的調教，才知道自己錯了。師父說：「心地再好，脾氣壞、說話刻薄的人，不算是個好人。」我平心靜氣地檢討：「是啊！人之初，性本善。」「善念」其實是與生俱來的，可是我從來沒有把它表現出來，怎麼算是個好人呢？於是，我決定好好修正自己。多年來，我不斷在學，不斷反省自己。

這幾年，公婆身體還算很好，使我沒有後顧之憂，能專心做慈濟。但人總是會老，會生病，去年我公公突然輕微中風、不良於行，他們兩人都七十幾歲了，婆婆為了扶持跛腳的公公，兩人經常跌跌撞撞，摔成一團。我接受師父的教化後，知道「百善孝為先」，想接他們回來，但十多年前的一句錯話擋住了行孝的路，他們並不想回來。

先生說：「你雖有菩薩心腸，不表示出來別人怎麼知道呢？」於是我鼓起勇氣去問他們，公婆表示：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。你們住的是七樓，萬一發生火災、地震時怎麼辦呢？我們可以接受病老而死，卻無法接受災禍橫死，我們還是不去的好。」先生說：「如果有事，我可以揹你們。」我接著說道：「我也可以揹你們呀！」公公聽了就答應先住過來。

公公進門時，我非常高興地去牽他的手，當了二十七年的媳婦，我第一次牽他的手，他顯得非常感激，因為他們老了，真的需要別人照顧。我先生看到這種情形很興奮，馬上打電話告訴我婆婆，表示我很歡迎他們，請婆婆也放心來住。

浴佛的真正意義

師父說：「父母是堂上的活佛，是真正能接受供養，能讓我們植福的對象。」我不是想要植福，只覺得這是身為媳婦該做的事。公婆剛搬來時，尚懷戒心，幸好我在慈濟已學會了「聲色柔和」，經常面帶笑容，這使他們安心不少。有事要出門我也會事先請別人來幫忙煮飯，照顧他們。公婆很高興。

記得公公剛來時由於行動不便，已經十天沒洗澡了！我想幫他洗，他推辭了一下，不久就又答應了。看到我忙進忙出、慎重其事的準備，瞭解我出於一片真誠，他顯得很高興。平常在浴佛節時，我常跟著別人行淋水的儀式，事實上卻無法體會這些儀式的意義；那天替公公洗澡時，心想：「我現在洗的佛怎麼這麼大一尊？還是活的呢！」當時我百感交集：真的，孝順就是在他們最需要你的時候，能歡喜的付出。終於，我瞭解了浴佛節的意義。

洗完後，公公覺得舒服許多，不斷地向我道謝。當時我真的很感激，只差沒有告訴他，我很感謝他給我機會；我知道這只是開始而已，不管什麼時候，我都要這樣「浴佛」下去。我要拿出師父的教誨，把他們當成活佛來供養，父母需要的不只是錢而已，他們更需要子女的孝敬心。

孔子說：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，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」意思是說：「孝敬父母不只是餵飽而已，養狗、養馬也同樣是餵，對父母最重要的是恭敬心，如果缺了份恭敬心，那與養牛、養馬有什麼差別？」相信在座有許多人的祖父母、父母都七、八十歲了，他們需要的不是金錢，而是子女發自內心至誠至懇的孺慕之情。因此我誠懇的告訴天下做子女的，不要吝惜於對長輩的付出，以免日後會有「子欲養而親不在」的遺憾。

付出愛心就是福

諸位聽了我這段話，應該可以瞭解到：一個人心地好，但說話難聽、脾氣不好，也不算是好人。所以，說話真是一門藝術，有智慧的人，會知道一句不恰當的話，將引起別人很大的反感和排斥。而一句溫暖的話就像是往別人身上灑香水，自己也會沾到兩三滴。

人生如果像一本簿子，那我以前的部分，實在沒什麼意義，而且會傷到人；如今我努力在我生命的每一頁，都寫上善與美。當我閉上眼睛的時候，相信這本簿子的後半部在慈濟的日子，都是善美的。我希望在座各位，你們人生的簿子裡，也都能有真善美、豐富的記載，而不是為非做歹黑暗的記錄。證嚴上人說：「付出愛心就是福。」在我們從事慈濟「濟貧教富」的工作裡，對陌生的老阿公、阿婆都那麼的有慈悲心，何況是對自己最接近的親人呢！

力行中學習智慧

二十七年來，慈濟以具體行動代替理論，在日常生活中落實佛家的慈悲精神。而我們也從救濟阿公、阿婆當中，體會到生老病死、悲歡離合，使我們深切的感受到社會需要愛，黑暗的角落需要光亮。我們更在身體力行中，學到了如何發揮生命的功能，擴展小愛成為大愛。

從事慈濟的工作中，我們發現貧困有兩種，一種是「貧中之貧」——物質上很匱乏，吃不飽、穿不暖，加上心理、精神的不能平衡，經常怨天尤人，欠缺感恩知足的愛心，物質、精神都苦，所以是貧中之貧。這些貧中之貧的人經過慈濟委員的幫助後，體會到社會其實很溫暖，因此大都能改變一些不平的心態。

另外一種貧困則是「富中之貧」——社會上有許多人豐衣足食，財萬貫，但他們並不快樂，不是煩惱孩子不乖，就是嘆息先生愛情不專，天天心有千千結。而慈濟的委員個個都很快樂、很滿足，我們的富有不在於物質，而在於富有感情、富有愛心以及智慧。我們經常在幫助別人當中，自己也深深地被教育，因此能解開許多煩惱。

長情大愛無煩惱

如何能把心的煩惱去除？——把心放在長情大愛之中。如何做呢？有三種方法：

第一是把自己的貪心化為知足心。如果能夠「精神向上比，物質向下比」就會知足。知足就能化解貪心；然後把知足化為愛心，去關愛別人。

第二就是不要有瞋恨心。要怎樣去化解心中的怒氣呢？告訴自己：「生氣對我們沒有好處，生氣是一種毒素，會使身體不健康」。我們若能把「爭一口氣」換成「吞下這口氣」，這就是真功夫，它會替你帶來很多好人緣。

以前別人嫌我不會煮菜，我會馬上回嘴，現在我改變了。公婆對飲食很講究，吃蕃茄必先削皮，我婆婆削得很漂亮，我卻削得汁流滿處，在以前我會說：「還不是一樣！」但現在我會自動的邊削邊說：「我怎麼削得這樣呢？婆婆削得真好！」他們聽了反而說：「能吃就好了。」這就是因為心平氣和，不隨便衝口而出一些難聽的話，彼此相處就會圓滿、皆大歡喜。

第三就是要運用智慧熄滅貪念瞋恨及愚痴。這不是用說的，而是要去做：付出自己的善念、愛心，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。很多人都說我們的社會病了，其實是我們每一個人病了——自己的貪念、瞋恨、愚痴三毒在心中而不自知，卻只看到別人的缺失。所以我提醒大家能夠多反省自己，並且不犯相同的錯誤，如果經常一錯再錯，那麼個人的修養就永遠無法進步了。多想想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成功——是不是好先生？好太太？好主管？自己是否身心健康？如果自己健康，人人健康，社會就安和樂利了。

挑起自己的責任

最後很感謝勞委會、新聞局舉辦這場「攜手同心，展望未來」幸福人生的講座，使我們能有機會透露自己的心聲，使大家心連心，一起創造健康和樂的社會。社會的和樂，是每個人的責任，所謂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自己做得好可以影響家庭。社會是由許多家庭組成的，家庭如果和睦，社會必然光明。希望大家挑起自己的責任，攜手同心來創造光明健康的社會。

《心蓮萬蕊》

計程車上認同鄉

◎蕭春梅

六月裡的某一天。

走出台北分會時，我的皮包裡除了勸募簿外，手上又捧著幾本剛出爐的月刊，再加五本「靜思語」以及十卷封套畫面雅緻的委員現身說法錄音帶。擠公車實在不方便，對！坐計程車——除了便利，同時還可以向司機介紹慈濟，於是，當下就攔住一部計程車。

「您好！麻煩您載我回天母。」

只聽到語音不清的一個「好」字，直覺司機似乎是個沈默不愛言談的人。

雖不是上下班的顛峰時間，路上的汽車還是很多。計程車走走停停，我想向他談慈濟的「意圖」也起起落落，不知談或不談。

車子來到民生東路口，他突然問：「你要怎麼走？」

當上慈濟委員後，我學會了微笑與尊重，於是，便笑笑的對他說：「由您決定好了，您覺得怎麼走比較方便，就怎麼走。」他就提議了一條路線。聽他說話的口音不像是台北人，態度也令人感覺和善，我決定要和他聊天，再找機會把話題帶進慈濟。

「司機先生，聽您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！」

他答：「對！我是下港人。」

一聽是下港人，心中油然產生一分親切感，我告訴他：「我是下港員林人，您呢？」

他說：「靠近鹿港。」

再問他：「是溪湖嗎？」

他羞赧的笑笑：「我的故鄉是埔鹽鄉的好修村。」好像這個小地方是不應該會有人知道的。偏偏那兒正是外子大嫂的故鄉，我和外子都光臨過，怎會不知呢？

我高興的說：「那個地方我知道，離秀水鄉很近。」

他說：「我很小就離開好修村，隨家人遷居到秀水鄉的埔姜崙。」

一聽到他來自埔姜崙，我很驚喜，因為那是外子的故鄉。由於外子十二年前參加台視五燈獎過五度五關，所以全村的人幾乎都知道外子，我就向他提起外子的姓名，他一聽，精神都來了。

他高興的帶著回憶的口吻說：「我知道，我和他的哥哥還是高中的同學呢！他的大姊叫阿美，弟弟叫中志，……他們家的小孩都很會讀書……。」

談話到這裡，我覺得好像是舊識鄰人來到眼前，就很高興的告訴他，我就是他那位高中同學的弟婦。並關懷的問他：「為何到台北駕駛計程車呢？」

他有點不好意思的說：「因為事業做得不太順，目前先改行，期待來日東山再起。」

我把上人的話：「心開運就通，運通福就來。」送給他，開始向他介紹慈濟。

他若有所思的說：「慈濟我知道，證嚴法師把佛法人間化……我也喜歡佛學，大學時讀過一些佛書，覺得道理很好……。」我趁勢鼓勵他：「能喜歡佛法真的很棒，而慈濟是以事顯理，走進慈濟改佛學為學佛，會覺得生活更踏實，積極布施行善就能改命，這兒正好有委員現身說法的錄音帶，和您結緣，您覺得好聽，也可以播放給乘客聽……。」

眼看著車子就要駛近家門口，趕快把「靜思語」、月刊、道侶、廣播時間表送給他。臨下車前，他高興的說，幾天前也有一位委員拿資料給他，不過，和我的不同，是一些小冊子。

祝福這一位外子的同鄉，希望由於這一次的搭車之緣，能加深他對慈濟世界的了解，更希望他也能身體力行，走進慈濟世界。若論世俗親，我和他不是同鄉，然而同師一志走在慈濟菩薩道上的，誰和誰不是「同鄉」呢？

《我最受用的一句話》

灑脫愉快一擔挑

◎陳祈森

七月二十八日到八月一日為期五天的「大專慈濟青年志工隊」，是由我負責帶隊的。由於初次擔任領隊，再加上許多料想不到的突發狀況，處理得不甚圓滿，讓我覺得相當的煩躁。

正當我坐在由醫院回精舍的交通車上，想著種種不圓滿的情況時，「志工老兵」顏惠美師姊的聲音，忽然從麥克風中傳來，問我會不會唱「灑脫愉快一擔挑」。於是從她口述的歌詞：「我有負於人，竭力早圖報；人有負於我，一筆勾消了。不忘恩，不忘報，灑脫愉快一擔挑。有人在我前，虛心去求教；有人在我後，老馬做嚮導。前也好，後也好，灑脫愉快一擔挑」之中，啊！我忽然得到一股新的生命力。

唱著這首我早就學會，卻沒有用心體會實踐的歌，我的心中百感交集……是啊！我人有負於我，一筆勾消了。既然錯不在我，為什麼要把別人的錯誤，一件又一件重重地放在心上，反而讓自己高興不起來呢？我大聲地唱，認真地唱，我願意讓大家感覺到，我是真正地歡喜，我的眼淚含在眼眶之中，那是歡喜的淚水！

感恩上人讓我有擔任領隊磨鍊自己的機會，更感恩顏惠美師姊，在我最需要鼓勵的時候，找出原來就在我心中卻塵封已久的寶貝，增添了我的一股勇氣及力量。從今後，我一定會把「灑脫愉快一擔挑」這句話，永遠銘記在心，當作鼓勵自己也鼓勵別人的話。

《童心映月》

爸，您好像——釋迦牟尼佛耶！

◎林幸生

「爸，今天低氣壓，小心喔！」

甫進門，小女兒就低聲警告。果不其然，妻繃著臉，在廚房邊撿菜邊扯著嗓門問：

「你到那裡去了？」

「高速公路塞車呀！」

七點多到家已是經常的事，這不是明知故問嗎？

「塞車！塞車！那有那麼多車好塞！」

真是擺明找碴來的了。在低壓籠罩下，心裡一直盤繞著：「到底又有什麼事了？」直到用餐……

「你們兄弟有誰問你，老大今年考試的事？」

原來如此，大女兒今年參加大學聯考；未見女兒緊張，倒是做媽媽的先患「考前躁鬱症」來啦！

「沒有啊！不過她今年要考，人家總會關心的呀！」

「關什麼心！只要不害人就好了，還關心！還不是只會嫉妒、害人！」

疑神疑鬼，真是拿她沒辦法！

「剛才超級商店老闆娘拉著我問老大考試的事。關她什麼事？一定是有人託她來探問的！」

「她女兒和我們老大年齡差不多，去年她女兒考，她不也就問過你了嗎？」

人家都記得，她自己倒忘了，還懷疑人家。

「你從來就不關心子女，人家都設計要害她、擾亂她了，你還替他們辯解，你有沒有良心？……」

又來了，看來是難以善了，飯吃不下去，還是看電視去。

「你說怎麼辦？」興師問罪的口氣。

「什麼怎麼辦？人家一句關懷的話，你為什麼要想歪呢？」

「又是我錯了？又是我不對了？……」

一下子氣勢兇兇地逼到我面前，手指直戳我的額頭逼問。這時兒子過來勸架了：

「媽，不要生氣嘛！師公不是說您已不是武則天，要您做觀世音菩薩嗎？菩薩怎麼可以發脾氣呢？」又向我說：「爸，您惹媽生氣，您就向媽道歉吧！」

「為什麼要道歉？我那裡惹她了？」

一聲裂帛之聲，汗衫袖子已被撕下一邊，一時大家都愣在那裡；我也如如不動地坐著。忽然，兒子哈哈地笑了起來，指著我說：

「爸，您好像釋迦牟尼佛耶！」

小女兒也隨即笑了起來，解釋說：

「不是嗎？佛陀畫傳裡，釋迦牟尼佛不都像這樣，袒露著一邊肩膀的嗎？」

「爸，以後您見到師公，可以向師公說：您在家裡都當釋迦牟尼佛哩！」兒子帶著安慰的語氣說。

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，孩子們這麼富有默契，大人反而令一分「執著」蒙蔽了；一陣熱潮，不覺眼濕。隨之，我和妻也跟著笑了起來——充溢著感動的熱淚！

孩子，謝謝你們，謝謝你們的「善解」！

《筆耕園地》

修行菜．感恩菜

◎陳美羿

午餐桌上，有一盤鮮綠間夾小白花的蔬菜。我悄悄道：「吃吃看，誰知道這是什麼東西？」

大家品嚐過後，紛紛露出詫異的神色：「不是空心菜，也不是蕃藷葉，到底是什麼菜？」

「此菜只應精舍有，菜場超市買不到。」我說：「很多人恐怕一輩子也沒吃過，這是『修行菜』——」

去年夏天，我也如此被「考」過。吃了半天，也「吃」不出答案。後來一位老菩薩說：「這個台灣話叫『豬母乳』」，上人當年離家出來修行，住在鹿野山上，整整兩個月沒有米菜，就吃這些野菜維生。」

啊！我心裡充滿了無比的震撼！對上人言，它是修行菜；對我們而言，它應稱作「感恩菜」。

若不是這些大自然的資源，養活了上人的色身，何來今日如此龐大的慈濟志業？

上人曾說過，在鹿野山上修苦行，除了撿拾花生、蕃藷外，就是吃野菜，包括豬母乳（馬齒莧）、山苻菜（野莧）、烏鬼仔草（龍葵）、蕨貓……。

或許這些野味會被當今錦衣玉食的人們視作無上珍品，但在鹿野荒山上，無水無電，又沒有食油，僅以白水煮而食之，應只有裹腹維生的功能吧！

不知是那位有心人，把這令人懷念、感恩的野菜引進精舍的菜圃中。尤其是馬齒莧，種了整整兩畦。它羞怯、謙卑的平平鋪在泥土上，肥厚多汁的莖葉，潔白的小花，都勇敢無畏的迎向驕陽，真叫人打心底為它們喝采。

蕨貓種在菜圃盡頭的樹下，它有漂亮的羽狀複葉，而食用的部分是嫩芽，頂端搓旋。採摘蕨貓有如「尋寶」，發現一根就驚喜一下，富饒趣味。

蕨貓性喜溫暖潮濕，生長得很快，往往第一天已仔細的摘過一遍，第二天清早又可以摘上一大把。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小精靈在指揮它「長大！長大！」

在精舍，還吃過略帶苦味的「烏鬼仔菜」，澀澀的「麻葉」，在吃它的「稀奇」、「新鮮」之餘，還要把「不忘本」嚥下去，感恩大地的恩賜。

路旁、山邊、水湄，處處都有野生的植物，它們沒有嬌艷的花朵，沒有奇巧的枝椏。但是在必要的時候，它可以奉獻它自己，把自己布施出來，供養有情眾生。

《訪貧記事》

澎湖的海水正藍

◎陳淑伶

生命在寰宇間，嘈嚷一世，有陽光遍照的地方，也有陽光照不到的暗角，幸與不幸之間，似乎不是我們所能理解的。每個生命的過程中，都有發生意外與遭遇病苦的可能，不管如何，生命都應具有同樣的尊嚴與價值。

第一次隨著委員訪查貧戶，且是遠在離島的澎湖地區，這種感覺真是奇妙。澎湖地區從民國六十八年農曆十二月開始展開救濟的工作，歷經十餘載的光陰，在慈濟委員的愛心灌溉下，即使是在最偏僻的地方，亦能得到溫暖。

●南寮老盲人

在澎湖豔陽的高照下，車子徐徐來到湖西鄉的南寮村，首先要訪查的是今年六十四歲的許有土老先生。根據資料上的記載，許老先生孤苦一人，五歲時眼睛便已失明。當我們來到時，許老先生正和幾位村民，在村口的大樹下乘涼，從他敏銳的聽覺辨別出，來看他的就是慈濟委員，他高興的忙起身讓坐。

對於常年生活在黑暗中，許老先生早已練就一套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。當我們請他帶我們到他住的地方看一看時，他馬上很俐落的站起來，走在前面引導，旁人要扶助他時，他擺擺手說：「不用！」

看著他穩重的步伐一步步踏出，路上的一草一木似乎瞭然於胸，什麼地方有坑洞，什麼地方該轉彎，他都知道。後來我們才發現，原來他腳上穿了一雙走起路來「吱吱」作響的木屐，他就靠著鞋子踩在地上發出不同的聲響，來辨別方向。

●廿九架時鐘

七拐八彎的來到許老先生的住處，訝異於見方不大的空間裡，竟然收拾的如此有條不紊；而更令人驚訝的是滿屋子掛滿各式各樣、大大小小的時鐘。探問之下，原來這些都是鄰居知道他喜歡東摸摸、西補補，於是把家中壞掉的時鐘，送來給他。

從來沒有學過、眼睛又看不到的許老先生，就憑著一雙巧手慢慢摸索，竟然將已停止不走的時鐘恢復生機，開始分秒不差的運轉。街坊鄰居知道後，只要家中有壞掉不用的鐘錶，全送給他，就這樣他一傳十、十傳百，把修好的鐘錶全掛在牆壁上，形形色色、千奇百怪的時鐘，算算還真不少，總共有二十九架呢！

●絲瓜當鍋蓋

當天我們去時正巧是十一點，房屋裡面的鐘齊鳴作響，聽起來彷彿是一首變奏的交響曲，尾音久久不散，這真是最真實、最自然的音樂，眾人聽了不禁發出會心微笑。

心思巧妙的許老先生，且把已曬乾的絲瓜攤平，做成圓狀如鍋蓋般，他說這樣可以用來蓋菜、稀飯等等的。

雖然貧窮，雖然只孤苦一人，但是卻活得怡然自得，誰說他不是「貧中之富」的人呢！

●菓葉老太太

離開南寮，來到了菓葉村，案主是今年六十八歲的陳盧慎老太太。走進巷子裡，正好碰到陳老太太端了一碗飯菜，走入一間破落陰暗的屋子。我們尾隨她後面走進去，迎面撲鼻而來的是一股難聞的異味，地板上躺了一位七旬的老人，一雙茫然無神的眼睛，似乎連眨都懶得眨，對於突如其來的一大群人，他似乎視若無睹，沒有任何反應。

陳老太太育有三子一女，女兒智障，三個兒子皆輕重不等的精神失常，先前看到躺在地板上的這位老先生則是她的大伯（先生的大哥），大伯年輕時亦曾結過婚，生有子女，但是年輕時年少無知、放蕩不羈，從沒有盡過為人夫、為人父的責任，最後妻子跑了、孩子生下沒多久便已送人。等到他發病時，沒有任何親人照料，陳老太太只好把他帶回家照顧。

●一餐沒一餐

而自己的三個兒子，一子送到台灣的精神療養院治療，一子病情輕微現留在馬公市受雇於人，另一子則和大伯同住在這間陰暗的屋子裡，由於發病時有攻擊性，因此陳老太太平時便把他們關在屋子裡。附近鄰居偶而會送些飯菜給他們，她皆把這些好菜、好飯送去給大伯和兒子吃，自己則有一餐沒一餐的過活。

而智障的女兒有一次獨留在屋裡，結果被闖進門的惡徒強暴，此後，做母親的為了保護女兒，遂把房屋四周的窗戶用水泥砌封，只要自己不在家，便用鎖將唯一出入的門鎖住，寧願讓女兒置身於黑暗和污濁的空氣中，也不願使她再受到傷害。

望著躺在地板上的老人，骨瘦如柴的身軀，偶爾伸手到碗裡拿起一把食物塞到嘴中，茫然對外界的事物一無所知，同樣的呼吸，不同樣的人生，人生多少無奈與悲絕，盡在不言中。

世上真有圓滿完美的事嗎？而所謂「圓滿完美」的定義又何在呢？澎湖的艷陽依舊高照，海水正藍，人說：藍色代表希望，但是這些智障者和精神異常者的希望又何在呢？

●示貧苦菩薩

「每一位貧苦的眾生，都是菩薩的示現」，真正去訪查貧戶後，才深深體會，我們與真正貧苦眾生比較，是何等幸福呀！當我們在嫌棄家中伙食不好、住得不舒適時，想想在社會的暗角尚有許多貧窮的眾生，正為著下一餐毫無著落而莫可奈何呢！我們何其有幸走在菩薩道上，更應知福、惜福、再造福！

▲許有土老先生，雖然失明，卻能「用心」觀照，無師自通地習得一手嫻熟的修鐘技術。攝影■林宜靜

TZU CHI FOUNDATION